



昆曲《浮生六记》剧照。

此外，我作为一个话剧导演去导戏曲，有个天生的优势就是我会给他们讲人物。戏曲演员，一招一式一颦一笑一唱一念都是传承而来的。这种传承有好处也有局限，好的方面就是拷贝不走样，局限的方面就是缺乏变化。对我来说，就有一进一出—内—外两方面的好处，所以我就做起戏曲来了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在改编昆曲的过程中，舞美令人印象深刻，你是不是特别重视舞美的设计？

马俊丰：我觉得演出是视听的艺术。说到戏曲，大家都说听戏听戏，但听固然重要，视觉部分也不容小觑。研究表明，人类主要靠视觉来接收信息。那么在传统戏曲舞台上，我觉得大家对视觉的部分不够重视。原因主要是大家觉得我们主要是来看角的。我认为一个好角在一个合适的空间里才会如鱼得水。现在很多昆曲演出，把鱼放到了岸上，鱼没法在水里游，岸也被糟蹋了不好看。让这条漂亮的鱼找一湾活水，这是很重要的课题。所以我导演的戏曲，都是用这样的方法来做的。第一，不要抢演员的戏；第二，要给演员的表演服务。我认为所有的戏剧艺术都是演员的艺术，我们作为导演，就是要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演员的表演。所以我不认为导演在剧组中处于核心地位，导演其实是个服务性的工种。对于一部戏，观众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演员的表演。

《新民周刊》：你导演过后现代诗剧《郑和的后代》、疯想喜剧《禽·兽》、身体剧场《那厮》等剧目，早年导演的多是实验戏剧，和现在导演的戏差别还比较大。

马俊丰：这和我在深圳大学受的教育有关系。深圳大学是所不按套路出牌的大学。上海戏剧学院的宗旨是培养艺术家、培养明星，而深圳大学培养的是戏剧狂热分子，希望你能终身



昆曲《重逢〈牡丹亭〉》剧照。

投入戏剧事业。我们会拿出一个学期的时间来排练实验戏剧，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。在我，戏剧有两条腿，一条是传统，一条是先锋。我这两年有点惭愧，没有再做小剧场先锋戏剧，但是早年我做了很多这一类的作品。这一时期，我不考虑票房、不计成本，想的只是我热爱的是什么。

《繁花》分三季来演

《新民周刊》：怎么会执导舞台剧《繁花》的？

马俊丰：导《繁花》完全是巧合。我是2008年来上海的，我在上海呆了5年，还是觉得不太懂这座城市。我是北方人，先天对上海有一些“刻板印象”，比如说上海人排外啊，怎么